

中國歷史演義全集

民國演義

蔡東帆 著

介紹「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」

李 敖

曹操有一次，向他左右自負的說：「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」曹操指的國家是中國漢朝，漢朝最後的三十年，風雨飄搖，命脈有賴權臣延續，最後三十年的苟延殘喘，沒有權臣早就「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」了。

其實，不但漢朝如此，歷朝各代，也莫不如此，中國帝王，從黃帝起算，算到宣統為止，共有四百二十四個。這四百二十四個統治者，是經過幾千年你殺我砍他下毒之後，才濃縮到這個數目的，若不是你死我活他完蛋，「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」的局面就更多，中國歷史，就更難唸了。在歸莊「萬古愁」曲子裏，有這麼有趣的幾段——

……更有那莽亭長，唱大風一套，

便作了漢家天子壓羣豪。

更有那小秦王，下殘棋幾道，

便作了唐家天子擁神堯。

還有那香孩兒，結相知幾個，

便向那陳橋古驛換黃袍。

那其間，

有幾個狗偷鼠竊的權和操？

有幾個牛前馬後的翁和嫗？

有幾個狼奔豕突的燕和趙？

有幾個狗屠驢販的奴和盜？

有幾個梟脅鳩舌的蠻和獠？

亂紛紛，一似——

螻蟻成橋，

鳩鵲爭巢，

蜂蝎跟濤，

豚城隨潮。

那裏有閒功夫，記這些名和號？

正因爲中國人沒有閒功夫記這些名和號，所以，一提到中國歷史，大家就望史興歎。元朝博羅丞相，抓到文天祥，問文天祥說：「你道有興有廢，且道盤古王到今日，是幾帝幾王？我不理會得，爲我逐一說來！」文天祥回答道：「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？我今日非赴博學

宏詞科，不暇泛言。」其實，文天祥真去了博學宏詞科，讓他上下古今，泛言十七史，他也會感到「從何處說起」，爲什麼？歷史書太多了！

光照舊式的史部分類，歷史書就有十五種：正史類（像十七史到二十五史）；編年類（像「資治通鑑」）；記事本末類（像「通鑑記事本末」）；別史類（像「通志」）；雜史類（像「戰國策」）；詔令奏議類（像「歷代名臣奏議」）；傳記類（像「朱子年譜」）；史鈔類（像「兩漢博聞」）；載記類（像「吳越春秋」）；時令類（像「荆楚歲時記」）；地理類（像「太平寰宇記」）；職官類（像「歷代職官表」）；政書類（像「通典」）；目錄類（像「崇文總目」）；史評類（像「史通」）。這些「汗牛充棟」的歷史書，決非一般人所能領教。有心人看到這種現象，就提議挑着看。張之洞主張「全史浩繁，從何說起」，還是「四史爲最重要」，四史只不過正史的五分之一，但光就這五分之一，讀起來也大不容易，不做「集解」、「菁華」、「白話」等工夫，一般人還是不能領教。

結果是，中國歷史書雖然豐富，可是沒人讀得懂，讀得完，讀得下去，要想把中國歷史進入民間，還得另想高明的法子。

最早的法子是「我看你聽」。由看過部分中國歷史書的知識份子，看過以後，放下書本，用會說故事的一張嘴，走進羣衆，向羣衆「說書」。說書的人不但嘴巴說，還有基本動作，有表演，使圍觀的羣衆喜怒哀樂，如痴如狂。所以，比喻的說，說書實在是一個人的閉

路電視，它的教育意義與娛樂意義，在中國古代，實在重大。

說書最早發生在唐朝，到了宋朝，已經有明確的記述，蘇軾「東坡志林」裏引王彭的話，說家裏小孩子鬧人，家長吃不消，就給他們一點零錢，聽人說書，他們聽到劉備打敗了，就難過得哭起來；聽到曹操打敗了，就高興得跳起來。

孟元老「東京夢華錄」裏，更進一步記錄當時說書的名家，有霍四究說「三分」（三國）有尹常說「五代史」，都是以說斷代史出名的行家。說書在程序上，也和電視劇一樣，有起承轉合，有固定時間段落，有不斷的懸疑，和在懸疑關頭突然叫停——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」，賣起關子來，吊得觀衆心癢癢的，吵着快說快說！可是才不那麼快，只見他又喝茶又小便，又拿帽子傳過來收錢，等到折騰足了，他才開始下一回。

這種「我看你聽」的法子，被出版家看到了，就打起「我寫你看」的主意，於是，就搜集名家的說書話本，編成章回小說。章回小說中講史的，就叫做「演義」。其中最著名的，就是「三國演義」。「三國演義」作者不是一個人，寫作時間也不是幾年或幾十年，它是宋朝到清朝五百年演義家的集體創作，它的價值，胡適在「三國志演義序」裏說得很明白：

「……然而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。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，沒有一部比得上他的魔力。五百年來，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着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，從這部書裏學會了看書寫信作文的技能，從這部書裏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。他

們不求高超的見解，也不求文學的技能；他們只求一部趣味濃厚，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。四書五經不能滿足這個要求，廿四史與通鑑、綱鑑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，古文觀止與古文辭類纂也不能滿足這個要求。但是三國演義恰能供給這個要求。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要求，我們都曾嘗過他的魔力，我們都曾受過他的恩惠。我們都應該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與感謝！」

這是對「演義」——「三國演義」——的最明白的肯定。遺憾的是「三國演義」這類講史的書，被注意到的只是這麼一部，中國其他朝代，却缺乏一部「趣味濃厚，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書」被注意到。爲了補救這個缺憾，一套包括歷朝各代的「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」，也就成爲出版業多年嚮往的主題。

這主題應包括中國有確實紀年以來的全部歷史，周朝共和元年（紀元前八四一年）是劃時代的第一起點，從這一年起，中國歷史按年可稽；第二起點是周平王四十九年（魯隱公元年，紀元前七二二年），從這一年起，中國歷史按月可查，也就是「春秋時代」的開始。「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」的開始，自然以「東周列國誌」爲最理想。

「東周列國誌」是明朝余邵魚原作、馮夢龍改訂的一部八十萬字鉅著，包括了中國早期的重要史實與典故，我們習慣上用的什麼「管鮑之交」，什麼「弦高犒師」，什麼「退避三舍」，什麼「食指大動」，什麼「大義滅親」，什麼「奇貨可居」，什麼「欲加之罪，何患

無辭」等等，都可在這部一百零八回的名著裏，找到來龍和去脈，它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」，時間上正好是第一部。

「東周列國誌」起頭以後，理想的全套書目是：

- 一、東周列國誌演義
- 二、秦漢演義
- 三、後漢演義
- 四、三國演義
- 五、兩晉演義
- 六、南北朝演義
- 七、唐朝演義
- 八、五代演義
- 九、宋朝演義
- 十、元朝演義
- 十一、明朝演義
- 十二、清朝演義
- 十三、民國演義

十四、二十五史總演義

十五、新中國未來記演義

最後兩種，「二十五史總演義」是綜論性的，自然以廣益書局的版本最爲合用；「新中國未來記」是梁啓操遠在清朝光緒二十八年（一九〇二）寫的，當時是預言性的演義，七十七年

後，它變爲歷史性的作品，正好用來給「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」，做一個前瞻性的透視。

根據估計，中國過去的書籍有二十五萬種，其中五分之三毀於戰亂，剩下的十萬種，不論長篇短帙，無一不是史料，無一不是文言。想從其中理出一個頭緒，完成一部通俗歷史，給中國人有趣味的去尋脈絡，「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」是值得推薦的。只有這樣的全集，這樣的寫作，才能在當前的時代，把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導入遠流。

關於「民國演義」

李敖

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是辛亥年陰曆十一月十三日就職的，陽曆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，這一天，中華民國正式成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清朝結束並不在同一天，清朝結束是辛亥年陰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陽曆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，前後相差四十三天。

這四十三天中，南方北方之間達成一項重要的認同，就是民族觀點的博大化。二月十二日，清朝主政者的遜位詔書裏，表明「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內乂安，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領土，為一大中華民國」的觀點；三天後，二月十五日，臨時大總統祭明太祖陵，在對這個「驅逐胡元」的漢族皇帝的祭文中，表明「五大民族，一體無猜」的觀點；三天後，二月十八日，又發表「孫大總統布告天下電」，表明「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，相與和衷共濟」的觀點。這些觀點，都是很博大的。清朝主政者開始「人心思『漢』」和民國主政者停止「人心不『滿』」，停止「驅逐韃虜」

的時間性政治性號召，大家以博大觀點示人以廣，這是民國成立的第一進步。

清朝遺老繆荃孫，在他「藝風堂文漫存」卷四裏，提到辛亥革命說：「亂起一隅，多方響應。如狂飆之亂捲，如野燎之四起。甫及四月，遂移國祚。稽之史冊，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！」

不錯，「亡國未有若此之易者」，但是國「亡」了，舊政權和新政權之間，竟能以「優待條件」達成博大觀點的和平解決，這真是中國人的政治技術！

中國人的政治技術，千百年來，一直表現在帝制王朝裏，民國來了，對中國人是一種難乎其繼的新經驗、新試驗、新考驗。中國的先知告訴中國人——「革命尚未成功」，中國的前途，還須要順天應人的革命！

冀野序

在通常的狀況，我們對於「最近的」往往比較「稍遠的」感覺興趣些。因此現代史，或近百年史，在學校裏成了專門的課程。史學雖然注重疏通知遠；但知古而不知今，是無益於史識的。最近的史事容易盡量地探討，得着詳明的實情；而最近的人物有的至今還存在。於是要找這樣作史者便很困難，至少要具備下列條件：

(一) 與此中人物無關，而能知其人的行實與立品。(二) 與此中事件無關，而能詳知其本末與原委。(三) 秉着至公，毫無偏袒與顧忌地寫出來。(四) 依據真理，察明因果，勇敢而正確的批判出來。

蔡先生可算適當的人選了。他完成了十部歷史演義以後，終於寫到民國時期了。民國的產生，一方面，受世界的影響，所以延亂至今。又是受前代的影響，以晚清為因，民國便是果；以世界的民治學說為因，共和國體便是果；歷史的偉大性，

我們真不可忽略的呵。在讀完十部演義的時候，我知道大家是必需的來讀這部蔡先生的民國演義。

民國永遠向前的進展，這部演義也繼續的向前敘述着。姑分為幾個階段，使大家有相當的認識。我們知道每一階段，有一個或幾個中心人物，而這種人物都是轉移一時風氣的，一段的事實，便從這幾位手中輕輕的施展出來，其得失是非，有非一時所能論定的。作者在敘述中雖具有暗示性，但真實的事實展開在讀者之前，這是最平允不過的，也是史家應具的精神呢。

作者自己申述他的意見道：「回憶辛亥革命，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，永除專制，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；而不意狐狸狐搨，迄未有成。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材智，而德不足以濟之。醉心帝制，終歸失敗；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，貽禍國是。黎馮相繼，迭被是禍，以次下野。東海承之，處積重難返之秋，當南北分爭之深；各

是其是，各非其非。豈其相煎，迄無寧歲，是豈不可以已乎？所幸臨時約法，絕而復蘇，人民之言論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。草茅下士，就見聞之所及，援筆直陳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此則猶受共和之賜，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，未始非賴是保存也。竊不自揣，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，依次演述。分回編纂，借說部之體裁，寫當代之狀況。語皆有本，不敢虛誣；筆端如刀，但憑公理。」這是何等光明的態度。

其次要說到史料之源。現代史料，與新聞學有莫大的關源。海西的 Journalism，是專門的學科，實則史學的分支，禮記喪服小記：「報葬者報虞。」注：「報讀為赴，急疾之義。」此用為急報之意之始。現在叫做「報紙」的，正取此義。報紙的解釋很多，有以報紙作用為基礎而下定義的，有從法律上所規定報紙之性質而下定義的，有從報紙之形式上與作用上之觀察而下定義的。戈公振氏綜合各說而下定

義，曰：「報紙者，報告新聞，掲載評論，定期為公衆而刊行者也。」現代的報紙，以馬六甲 Malacca 的察世俗每月週報為最早，在民國前九十七年，即嘉慶二十年的事。原為外人所創。官報本無民意可言，外人辦報又是代表他們的意思。真正的民報，是同治十二年，漢口出版的昭文新報最早。同治十三年，上海出版了滙報，香港出版的循環日報。光緒二年，上海出版新報，十二年，廣州出版廣報，這四種報紙是開報的新記錄。到了民國成立後，黨爭歲不絕書，凡不欲牽入政治漩渦的報紙，漸趨向營業方面，報紙本身才有獨立性。當代的新聞學家，分報紙為四時期：

：（一）官報獨占時期，（二）外報創始時期，（三）民報勃興時期，（四）報紙營業時期。報紙愈發達，史料愈豐富。治現代史的人，不閱報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。然而歷史家與新聞是兩事。報紙自有其編製的技術，史家只用他的材料，試以這部演義敘述的方法與報紙相比勘，便可知二者的異同了。

蔡東帆自序

治世有是非，濁世無是非。夫濁世亦蜀嘗無是非哉？弊在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，羣言亂雜，無所適從，而是非遂顛倒而不復明。昔孔子作春秋，孟子距楊墨，筆削謹嚴，辯論詳盡，其足以維持世道者，良非淺鮮，故後世以聖賢稱之。至秦漢以降，專制日甚，文網繁密，下有清議，偶觸忌諱，即罹刑辟，世有明哲，亦何苦自拼生命，與濁世爭論是非乎？故非經一代易姓，從未有董狐直筆，得是是非非之真相，即憤時者忍無可忍，或託諸歌詠，或演成稗乘，美人香草，聊寫憂思，水滸紅樓，無非假託，明眼人取而閱之，鉤深索隱，煞費苦心，尚未能洞燭靡遺，而一孔之士，固無論已。今日之中華民國，一新舊交替之時代也，舊者未必盡非，而新者亦未必盡是。自紀元以迄於茲，朝三暮四，變幻靡常，忽焉以為是，忽焉以為非，又忽焉而非者又是，是者又非，膠膠擾擾，莫可究詰，繩以是非之正軌，恐南其轅

而北其轍，始終未能達到也。回憶辛亥革命，全國人心，方以為推翻清室，永除專制，此後得享共和之幸福，而不意狐狸狐搢，迄未有成，袁氏以牢籠全國之才智，而德不足以濟之，醉心帝制，終歸失敗，且反釀成軍閥干政之漸，貽禍國是。黎馮相繼，迭被是禍，以次下野。東海承之，處積重難返之秋，當南北分爭之際，各是其是，各非其非，豈其相煎，迄無寧歲，是豈不可以已乎？所幸臨時約法，絕而復蘇，人民之言論自由，著作自由，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，草茅下士，就見聞之所及，援筆直陳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此則猶受共和之賜，而我民國之不絕如縷，未始非賴是保存也。竊不自揣，謹據民國紀元以來之事實，依次演述，分回編纂，借說部之體裁，寫當代之狀況，語皆有本，不敢虛誣，筆炮如刀，但憑公理。我以為是者，人以為非，聽之可也，我以為非者，人以為是，聽之亦可也，危言乎危言乎？敢以質諸海內大雅。中華民國十年一月古越東甌自識於臨江書舍。

民國演義 目錄

介紹〔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〕

關於〔民國演義〕

冀野序

蔡東帆自序

第一回	揭大綱全書開始	乘鉅變故老重來	一
第二回	黎都督覆函拒使	吳軍統被刺喪元	二
第三回	奉密令馮國璋逞威	舉總統孫中山就職	三
第四回	復民權南京開幕	抗和議北伐興師	四
第五回	彭家珍狙擊宗社黨	段祺瑞倡率請願團	五
第六回	許優待全院集議	允退位國造成	六
第七回	請瓜代再開選舉會	近專使特開正陽門	七
第八回	變生不測蔡使遭驚	喜如所期袁公就任	八
第九回	袁總統宣布約法	唐首輔組織閣員	九

李 李
敖 敖